遲川集 六

疏箚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疏箚

薦三臣箚 丁丑

伏以今之國事可謂急矣談者皆曰世無人才莫可濟艱臣以爲世未嘗無人特患知之不明用之不當耳今日廷臣之不得盡其才者固多姑舉其表著者言之如金藎國之諳練金時讓之通快張維之識量皆可謂一時之選而或以罪過落職家居或以疾病退處鄉曲或以喪制不得與政此雖出於事勢之固然而臣竊爲 聖朝惜之金藎國

所犯不過一時微眚而諫臣之切此時爲甚畧其
過而用其才不亦可[illegible]今時議眼病雖重所謂旨
於目而不旨於心若以一紙 諭書招致京師置
之散局國有大政時時議及則匡救之力亦多不
少張維守制固未易奪情然見古昔人臣當艱虞
之際往往不得自由 宣廟倭亂初不許洪聖民
奔喪其後李德馨亦起服爲兵曹判書 宣廟之
重惜人才如此二臣之忘身急公又如此重恢否
運豈無其由張維之賢爲一時最而國勢之危甚
於壬辰則恐不可拘守常規也臣職忝銓地以人

其智計乃如臣迂拙者有百敗之形無一全之望
此非臣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也且臣曾在山城
不能出一計畫一策以紓國難頑以屈己圖全之
説勸導 君上使國家遭此無前之恥辱此皆臣
之罪也還都之後即欲陳章自劾退處田野以俟
刑章之加而邉事未了黽勉度日豈意罪名不及
恩命遽加重惹朝野之謗議非但足以累今日之
聖德抑恐無以懲後來之人臣思之至此無地自
容若蒙 聖主之恩憐臣本情未忍加誅則亦須
依其本分俾處備局末班時有所見悉陳無隱可

者採之則或有一得之助不可省置之則自免誤事之患至於鼎席之重矣非如臣負累無狀一所可冒居伏乞 聖明還收成命改卜賢德以重具瞻之地不勝幸甚取進止

論贖還劄 劄入蒙 允是年秋公奉 命瀋中多方周旋贖本國被俘男女數千餘人

伏以贖還一事爲今日第一急務初頭若不善爲處置致有索價之患則所贖者無幾矣曾在丁卯約和之初一人之價僅十數疋令聞平安兵使柳琳亦與孔耿兩人約以十兩爲定云以此觀之彼

中定價本廉其漸至增價者皆由願贖之人急於
圖買骨肉不復計其價之多少仍致索高之弊故
今番被擄中貴族及市井富民居多竊聞諸道路
一人之價或有論以累百兩者云若如此言則貧
民持廉價者終無得售之路矣王者之於民人貴
賤貧富理宜一視以一二有財者不惜重價之故
致令千萬人異域則是寔失其輕重之甚者臣之
愚意自朝廷設爲禁制每人之價隨其老少貴賤
雖不免多少之有差而多者毋過百兩彼索高不
許則令棄之而歸終不得踰越此數犯者論以重

罪如是則彼亦知其無益而自從平價入入得遂其所願倘 聖心不以爲不可則許令分付於使臣之行使之依此周旋幸甚取進止

請令臺諫勿爲更引前嫌劄

伏以凡有 君上擧動必令兩司隨 駕自有成例而昨日 宗廟擧動憲府無一入隨參臣竊訝焉 列聖神主久處非所今始啓備儀物奉還太廟此正神人改觀悲喜交極之時憲府之官雖有應避之嫌姑緩一日徐待禮完有何不可而徑先瀆擾於 君父淸齋之日以圖必遂者獨何心

哉且亂後親屬分散暫徃尋覔雖涉未便亦有可
恕談曹之擬望 聖上之落點必有其意則惶恐
感激之外何敢言他况罪之有無不以臺諫庶官
而有間今之廷臣在庶官則雖係顯要之職循例
行公不以為嫌及拜臺諫然後始為引避臣又未
曉其故國綱頹廢公論掃地其来固久到今滋甚
人人各懷私意唯思任便不知 君父之為尊事
體之為重將至於國事渙散莫可收拾豈不寒心
臣之愚意憲府避遆之官似不得無罪而自今以
後凡拜臺諫者但當自盡言責勿得更引前嫌方

合於人臣事　君之道臣忝在百僚之首目見世
道日非不任憂歎敢陳所懷取進止

丁丑封事第一

伏以　殿下不知臣無狀使之待罪大臣之列寸
微而責益重跡孤而　眷益隆臣誠愧懼不知死
所既不能引分退伏以讓賢路則罄竭愚悃有懷
必陳冀補國事之萬一者乃臣今日職分而經遠
之猷不可遽議於此時機秘之言須當入陳於
揭前只將近日施措間得失參採群議附以愚見
凡若干條開錄于後以備　裁擇取進止

一國家不幸天塹失守 廟社之主淪陷兵塵失
損染污慘不忍言 聖上詢諸大臣斷自 宸衷
遂有改造之命此固出於祗奉 廟社之至意而
士夫間往往有竊議其未妥者以臣之愚亦不能
無疑於此而事係重大不敢輕有他議竊見都監
啓辭所備主木頗有鑢纇數月之内勢難畢造將
於今月間先奉舊 主還安 太廟以待新木乾
正後改題云若然則尤恐難便盖既已還安則禮
應 親祭既行 親祭則便是 廟主何可更有
所易況聞太常遺在主木皆是前日揀擇之餘滞

濕尤甚品亦不嘉若於鍊正之後又有前患則其將何以處之臣素蔑學識古今變禮未有所考但以頃日儒臣所引先正臣李滉與門人問答之語觀之則可知改易之爲重難也今有人焉不幸陷於兵戈之中垢污其肌膚瘡傷其肢體其驚悖危辱固甚矣若不至於臟腑受傷垂絶而復甦則脫禍之後洗滌其垢污救治其瘡傷假令體有瘢痕不害其爲平人神道冥漠縱難測度揆諸事理亦豈相遠臣聞百年古木神靈依焉況 列聖廟主世世承奉遠或數百年 陟降在天之靈憑托於

斯者久矣今以遭亂傷損之故輕爲改易若無所
難其於如事生如事存之道未知如何也故臣之
愚意其見失一位及傷損尤甚者四五位以己備
之木從速製造其他 列聖神主傷損不至太甚
者幷仍舊勿改爲宜若 聖意終以爲未安則其
中年代近者雖或幷改恐亦無妨乞下禮官更加
參討以重 宗廟之禮幸甚
一宗子雖老必有主婦古之禮也况王者上奉宗
廟則不可無主婦下臨臣民則不可無國母其尊
之重宗萬倍於大夫士則頃日筵臣之所陳廟堂

之所請無非出於舉國之至願而 聖上終始持難使 坤儀久缺壼化不宣旣失國人顒望之心又乖王者慮遠之圖過無大於此者伏願 聖明更加深思俯從前日禮官之請另擇賢淑速行大禮以爲承 宗廟正治本之地焉

一上年龍差之來書中所言誠非我國所當聞而彼旣無臣我之意則只當據理開陳何可遽爲斥絶其後羅德憲所持回書分明以兄弟爲稱則其無他意益明循例送使不失盟好之舊不亦可乎況前此請兵再次入關其不能久留者徒以我國

與撥亂故也其忌惡雖甚亦不欲無故敗盟使我
仍守前約維持歲月則其在　中朝自有隱然之
勢而事不如意終至今日自此　中朝永失東江
聲援而勢益危矣以此言之頃日年少過妄之論
非但壞我國事實誤天下大計以朱子綱目貶景
延廣之意推之則年少妄言之罪固所難免故臣
曾於　榻前承問陳達而廟堂議罪時亦為同參
議定若非心所痛惡則必不如是也然於　命下
之後竊聽外間之議頗多歸過朝廷或曰不能採
用之廟堂而只罪言者或曰受罪者未必皆為主

張之人喧然相傳久猶不止遠近瞻聽誠非細慮
劉宋之世輕舉致寇者王玄謨也及其事敗宋人
欲誅玄謨沈慶之諫曰殺戰將以自弱非計也蓋
玄謨之謬筭用之者宋人也非獨玄謨之罪玄謨
死則戰氣怠戰氣怠則國益衰慶之之慮必爲此
也今日斥和諸臣之事或者類此王者之刑人賞
人非有所愛憎於其人乃因人情之所共順天理之
所當然而以爲勸懲於一世無非爲國家計也今
之議罪大用寬典只欲裁抑浮議以利國家而人
心不服浮議益滋臣於是始悟臣之見識不及沈

變之也遠矣群情所在不可以力勝欲以力勝則爲害反多且罰已行矣渠亦知罪矣今莫如翻然捨棄之爲得刻印銷印無嫌於太遽唯利於國而已伏乞 聖明更加留念而處之

一國家五十年間四遭播遷之禍而自壬辰至丁卯扈從者有賞而落後者無罰臺諫只摘其已甚者若干人舉名彈劾而已如是者蓋以事出蒼黃倉或勢有未及人人而加罪則抱冤者必多故也至於上年之事則尤爲急遽在鄉聞變者未及上來在京家遠者未及即聞家貧有老親者未及營

護亦有彷徨於南漢江華歧路之間而終始兩失
所從者原其情狀比諸丁卯以前三度落後之人
尤多可恕而臺諫不為擧名論劾只委之該曹令
用一切之法至於宰臣侍從削奪之請尤為過重
賴 聖心仁恕慮有寃枉有分等查處之命臣時
忝該曹宗為句當其事而還都未久敵兵四面其
下鄕與否職名有無年紀多少俱無所尋問而僚
貟不備聞見益狹耳目所親及者外不敢輕請分
疏到今聞之抱枉者居多臣固不敢悉擧姓名姑
以表表者言之如鄭廣成鄭廣敬當甲子之變其

弟隨 駕其兄將父丁卯之變其兄隨 駕其弟
將父此其於 君親之間裁酌恩義兩不失宜故
其時朝議皆以為是未有論罪之舉而到今庚戌
不免并入於削奪之中且如沈覲李時揆名在落
後而忠節有可觀其不可槩論者如此遺君負國
乃入臣莫大之罪而不加詳察使士夫枉被此名
則案為朝家非細之過舉緣臣不能舉職以致如
此此案臣之罪也區區愚意欲望 聖明特下再
查之 命宰臣侍從帶職在家無老親病故情犯
可惡者外其餘悉用丁卯以上前例則益有光於

仁厚之道矣昔吴兵入郢楚昭王奔鄭鄭公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不許因與懷從王奔隨將濟江藍尹亹涉其孥不與王舟其後王欲殺藍尹令尹子西止之王使復其所曰吾以志前惡也王欲賞懷子西以為不可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夫藍尹私其妻孥而不以濟王鄭懷挾私憾而謀弑其君皆人臣之極罪昭王乃歸過於己忘其怨而賞其功千載之下想其廣度令人灑然是以能定其國而享治安之福孔子以為知大道也今日之所當法也前項兩件

事臣既黎涉其間而到今敢發此言極知惶恐而收拾人心為今日第一務使臣徒懷護過避嫌之心而不盡所懷則寃加於士夫過歸於朝廷其罪益無所逃不敢不冒死一陳

一三門力戰將士誠有莫大之功録勲固無不可而外議猶有異同者非謂其功不足錄也況今臺論不止相持日久遠方聞之未詳事案必謂朝廷強錄不當錄之功與其既錄而有後言恐不如善為處置去其名而存其案以圖兩全之為得也臣竊聞 祖宗朝魚有沼等北征之賞加資 賜與

悉遵功臣例而但不爲勳號云臣雖未見可據傳
記而俗間傳說如此今日之賞若依此例施行則
無憾於酬報之典而人言亦自止恐或便當亦令
廟堂更爲議處何如
一賑飢勸耕朝家區畫至矣但聞畿甸偏被旱灾
水田尚未耕種旬日之間迻種若過則已無望矣
前頭可種者粟與大豆而已大豆則該曹已爲從
優題給爲幸宗多而粟種無得處惟海西山城必
有遺儲以御史募租或該曹所儲五六百石船輸
相換使之及時播種則粟種數升足播一月之耕

所給雖少為惠實多矣且飢荒之患明春尤可慮若不預為措置恐未及救而草食之民得塩方可活各衙門所罷塩盆及諸宮家數外塩盆幷令該道監司照數啓聞以防營門及土豪侵占悉收其利計其石數次第船運優分於京畿及嶺西被兵各官任令飢民或換貿雜穀或助味草食則為益必多令該曹啓稟處置務有着實之效幸甚

一日本使臣之還人多謂南寇不足憂臣心獨有疑焉何者國内虛則外侮至其可以厚待為足恃乎南邊水陸防備俱不可忽而三南閫帥多不得

人平時則猶可挨過卒有兵亂望風而潰耳思之至此亦足寒心臣之愚意兵水使中不滿人望者并皆易置而自 上親加詢訪如其有才可用勿拘職秩高下在罪與否特為破格除授鎭管守令中不合將任者亦為遞改勿論文武蔭官極擇差出而依水原江華例各置中軍許令自辟務得其人專委軍務之事則朝廷可以不費心不擾衆只煩一號令而精彩頓變矣議者必以無故遞易為難此乃平時之言也以今日時勢而果可動遵常規以致僨事之患乎

一大亂甫定民志未固安撫賑接之外其他固有
未遑然或有機不可失而貴在速行者則亦不可
置而不諱也蓋我國奢侈之弊至於頃日而極矣
上自宮家貴族下及閭巷賤隷器用銀畫盤列珍
羞婦人被錦繡而飾珠金婚喪所需尤極豐侈爭
相務勝恥或居後葬祭例多破産嫁娵不免失時
富者務極其欲貧者輒生健羨既無以中其慾則
不得不身犯非義而求之士夫之鮮於廉恥胥徒
之易於犯法細求其故無非侈風之為祟今者大
兵之餘公私赤立閭閻巷小民頗有悔前之為者

蓋無財則移心自絕處困則善端易萠此臣所謂
不可失之機也然設法不須詳備行令不用苛暴
但當略為防限士族男婦只着綿紬而不得着綃
段市井男婦只着木綿而不得着綿紬至於婚喪
之用各有制節務令簡易以便遵用而諭之以至
誠導之以善道如是而不從然後隨而罪之則人
心感悅信從者必衆所謂事半功倍者此之謂也
倘　聖心不以為不可則令禮官與法官相會講
定之禀　旨施行幸甚

一古云殷憂啓聖多難興邦蓋狃安而荒怠則必

有顚覆之禍處艱而勤惕則終收濟屯之效理有必然斷無可疑伏惟 聖上莅祚以來十數年間願治非不切矣而朝著未甚協和民心未甚悅服變亂屢生殆無寧歲至於今日而禍益酷矣求厥所由莫非出於朝家處置之失宜固不可委之天數然而不至於喪亡者蓋以上年斥和之擧固爲失着而爲 天朝立節其名正矣今年出城之擧固爲可羞而爲生民忍辱其心仁矣天意之所以未絕於本朝人心之所以未離於 聖上者豈無所由而然哉苟能奮發 聖志無所撓沮益勵懲

前忘後之圖務盡修內攘外之政懇惻周旋於艱處之地至誠感動於恭臨之天則因敗為功轉禍為福未必不自今日始矣今之談者多曰時事已去後憂不測雖欲至誠為國事無可及臣竊以為不然何者夏有一成少康以興越棲會稽勾踐以覇況今國家境土無所缺失　祖宗德澤猶未斬艾變亂雖憯而號令無壅於四方財用雖竭而餘力尚存於三南凡若此者莫非天心之所以眷愛殿下而為他日治平之地有非人力所可及者則今日之事唯在　殿下立志之何如耳苟欲有為

何患不濟伏願　聖明勿以東宮遠行爲慮而致
傷　聖心勿以人心不義爲患而少沮　聖志求
之於古深究歷代興亡之故驗之於身精察此心
操捨之機引接臣僚虛心採訪使下情必達於上
訪詢人才隨器任用使賢能無滯於下而又爲之
立經陳紀設爲宏遠之規　君臣上下同心協力
曉夜孜孜毋存形迹之嫌務圖着實之效行之不
輟積以歲月自然綱擧而目張上安而下順疆內
旣治外患自不至臣所謂理有必然斷無可疑者
實非循例責勉之語伏願　聖明留神焉

第二

伏以臣聞志者萬事之本而氣又輔志以行者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唯能善養其志氣不為物撓不為事挫亨而不怵困而不沮奮發激昂勿使少有餒乏然後道義以行而事功可成如或因一事之不如意荼爾沮喪失其剛大之體則天下無可做之事矣恭惟

殿下聰明睿智有大有為之資撥亂中興功光

祖宗不幸十數年來屢值大變備嘗艱險而中間刱立法制欲以救民補弊如大同號牌等舉未必非良法也有司奉行不謹竟

未就緖遂使 殿下有爲之志漸不若始初之英果及至前冬之變驟遭開闢以來未有之兵難滅亡之禍迫在呼吸 殿下屈身忍辱以全 宗社參諸時勢揆之義理計無以易此者其在 聖德有何所損而臣自頃入侍香案仰窺 天顔則玉色不怡彩眉常蹙恒若有悒悒不樂者竊恐 聖明未能達觀古今事變以前日出城之擧大有歉於 聖衷也然以臣愚見言之上年龍蛇之來也年少臺閣之臣過爲輕妄之論廟堂不能鎭遏坐速滔天之禍此固羣臣之罪也然而 殿下之心

亦已知其非計而不能峻拒此則　殿下之過也
及至南漢之後孤城守圍四十餘日中外不通命
脉斷絶內而守堞將士凍餒垂死外而八路援兵
相繼潰敗城中見粮不支旬日而江都敗報忽至
俄頃之間軍情洶洶不測之變迫在目前當此之
時智者無所用其智勇者無所施其勇使　殿下
膠守匹夫之節則　宗社必亡生靈必盡幸而天
啓
淵衷幡然省悟納廟堂之議循輿人之願一
日之內危機立變　宗社得以延其血食生靈得
以免於魚肉非　殿下之至仁大勇何以辦此孔

子曰小不忍亂大謀春秋傳曰權之所設非死亡
無所設又曰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蓋難測者
世變無窮者義理天下無事謹守經常賢與不肖
同歸一塗及至遭罹逆境身處無可奈何之域而
能變而通之與道偕行然後方可謂之聖人之大
權也昔武王克殷微子啓面縛銜璧以歸武王武
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封之于宋以奉湯祀孔子
稱之曰殷有三仁焉齊公子糾之難管仲不死而
請因子路子貢皆疑之孔子曰管仲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也如使此二人者爲一身而爲此
舉則未免爲辱人賤行亦何足取雖其隨時制義
屈身行權或以祖宗血食爲重或以利澤及物爲
心故孔子皆以仁許之況今　殿下出城元無微
子管仲之辱而其全　宗社保生靈之功則視古
有光如使世有孔子必將以許二人者歸之　殿
下矣乃聞士夫間或有爲國君死社稷之說以議
今日之事者此甚惑已夫國君死社稷乃禮記之
語而釋者曰國亡亦亡其國不亡而追咎其君以
不死非臣所聞也世之拘儒不識經文本意徒欲

以口耳陋見妄議朝廷何其謬也噫彼子般之一
公子管仲齊之賊臣皆無宗社生民之責而猶不
辭拘囚僇辱之恥必以續祖統濟天下為己任況
千乘之君宗社生靈之所託而反自輕其身甘為
溝瀆之行而莫之顧者乎求之於古則經傳明訓
聖賢往跡俱可考據察之於今則朝中耆舊林下
師儒未聞異議乃有偏蔽執滯之輩不達通誼膠
守己見此蓋見識不明自是太過不自覺其歸於
謬妄亦不足責也已但以 殿下之高明亦若不
能無歉於前日之為而志氣未免少挫則興衰傾

否之業更何所望此臣之所大悶也羑里之厄聖哲拘幽可謂斯文之陽九而文王能遵養時晦以智周防而不失其正故身嬰縲絏而非辱也枉道求免而非諂也易曰明夷利艱貞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盖聖人未嘗不困惟其處之有道是以困而能通今日乃 殿下之明夷也使 殿下益懋艱貞之德則是亦文王已矣願 殿下毋爲戚戚於斯也天運循環無往不復陰極則陽回否極則泰來況 殿下至德絶行冠絶百王春秋尚富萬機不倦誠及此時君臣上下協心

奮勵共圖國事則天意不難回人心不難定矣臣聞止謗有道修德是已做事有本立志是已爲政有要得人是已御下有術紀綱是已志立於內德修於身賢能登庸紀綱修明如是而治化不張民謗不息者未之有也傍搜廣取用人之道也而好惡則不可不明公聽並觀聽言之道也而是非則不可不定是非定而好惡明則前之非者莫不歸於是矣譬之射者專心一意唯的是求則雖有不中者寡矣彼撓傍人頻徙其的則雖有中者亦寡矣丁卯之亂以和解兵此則和之效已著而好名

之輩主張異論主和者斥之斥和者主之十年之
間廟堂臺閣互相矛盾馳致今日之禍此乃國是
不定之驗也朝廷者四方之綱紀大臣者人主
之腹心六曹者人主之股肱臺閣者人主之耳
目使股肱耳目各職其職者乃腹心之所爲也
故欲治四方者當自朝廷始而欲正朝廷者當
以大臣六曹臺閣爲先今者如臣無狀亦忝大
臣之列則固不足以當腹心之託然以國家近
覘見之則雖才如管葛忠似王魏恐無展布之
路也何者署事罷而大臣失其職郞薦作而兩

銓失其職避嫌起而臺諫失其職　殿下不欲為
治則已如欲為治則此等謬例宜在變通之中三
代官制遠矣不得其詳西漢之治專任三公及其
季葉王莽專政遂成簒奪之謀東漢懲之三公位
望雖尊而其權頗輕政事皆決於尚書東漢之治
不及西漢者以此也至於唐宋之際專任同平章
事而三公為冗官雖與古制不同而政令之所出
刑賞之所施用舍之所由皆出於一以令言之則
所謂同平章事者不過如今日備局有司之任爵
位不甚隆重年紀未至衰耗爵位不重故任雖專

而無疑逼之嫌年紀未衰故事雖煩而無壅滯之
患求其設官本意盖亦有見於治道者也署事之
規中廢已久誠難猝復亦須稍加裁酌使謀國論
政之地略有精粹運用之機然後國事方可爲也
今之備邊司即宋朝樞密之制而三公在此議事
則亦近於議政之所矣但權設之地事多苟簡人
之視之反不如六曹臺閣之重如是而求諸臣見
其愈勞而愈無其效也故臣之愚意備邊司易其
稱號如古者中書樞密或前朝都評議之稱而有
司堂上二員擬望受點官教下 批有實職則稱

以兼帶無實職則以此爲實職專掌本司之事使
其聲望出於三司兩銓之右其他堂上依大明官
制稱以參預機密亦爲政目下　批如知製敎兼
春秋之例凡有朝家動作三公爲揔裁有司堂上
爲主掌六卿及機密諸臣共加參討如是則體統
尊而事有法度漢之丞相府本朝之署事廳唐之
中書宋之樞密合以爲一旣無權重之嫌又無地
輕之嘆而國事有康濟之望矣本朝大小除拜皆
出銓曹獨吏兵曹郎官使郞廳自薦而堂下清望
除拜皆出郎官之手以此銓郎之權偏重往往傾

動朝廷每當郎薦時年少名流互相吹噓互相排軋視為必爭之地此乃黨論之根柢也 宣廟深惡此習特命罷之敎在今兵曹郎薦則列書姓名留藏本曹以次擬望而吏曹則去其名錄以避形跡然而弊風未盡革雖無郎薦之跡宛存郎薦之規臣以為若不痛革此規則黨論無時可息朝著無時可靜也至於兵曹則雖不如吏曹郎薦之弊而年少郎官各引所親未必皆薦可合之人而曾經者勿論才局優劣但以自中坐次為擬望高下之差殊無為官擇人之意不如並為革罷專屬銓

曹之爲得也古者臺諫各自言事無所牽制故人入得盡其所懷而忠佞枉直易於辨別今之臺諫論一細事必求僉同一有不合避嫌蜂起使人不得守其所見甚無謂也且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獨於臺諫何可責其無纖毫過差乎臣聞 祖宗朝臺諫被推兩司互相查勘苟稱其職不許輕遞曾見 成廟故事大司憲蔡誠之在職九年可見國家元氣之厚也以今言之至堂儒臣重於兩司而雖有推考帶職如常凡有劄論之事苟有異同唯多是從其不肯者避而不參亦或有別爲陳

劉以俾已見者三司事例理宜一致今者世道不
古流薄成風若令人人各自言事則恐有騷屑之
弊但依玉堂例以多爲主其餘或不參或別陳所
見而其心皆出於公則幷被包容亦自不妨非惟
可以益恢言路亦足以致寅協之美矣且臺官或
有前任時推考亦勿引避但若憲府之官則不參
於查勘之坐方爲合宜　宣廟朝避嫌不至頻數
猶爲近古及昏朝末年臺諫頻遞難處之事或稱
常服出入或稱犯馬宰臣以爲巧避之計謬習一
開至今猶存尤可爲嘆自今以後設計巧避者及

真有過犯引避自首者隨其情犯輕重或黜補遞
任或罷其職名勿以臺諫而有所容貸可也唯不
得不避嫌者有二焉或上有峻 教或被人顯斥
則陳情求退以俟公議固不可已而公議旣許其
出則不必再避亦或有自下請遞而 君上特令
勿遞者則尤宜感激 恩遇盡言責而今則不
然諉以三司公論必遞乃已是則人主進退之柄
反爲群下所奪甚爲不當此弊亦不可不革也且
玉堂有陳劄之擧則先發簡通必待同僚齊會相
議處之而兩司則不待開坐自其家先搆啓草簡

通在家同僚歸一於一日之內同僚或不在家則
書吏持簡通遍行都內以求之以此凡有新啓劄
發日晩而同僚見其簡通雖有不如意者急於入
啓如非緊要之事則不得不曲意從之諫官書豈
以不當如是臣以為兩司啓辭亦依玉堂規例必
齊坐議定而意同者聯名書進則既無差違之患
且有精審之益而各員論議異同之跡不待問而
自明矣議者必曰此等事不係軍國大政初無大
段損益何必汲汲於此臣則以為不然今有人焉
氣象寬緩語默有節則處事應物咸得其宜而一

身康寧災禍不至朝廷之舉措卽國家之氣象也安有氣象急促如是而能致安康之福者乎且事固有勢須待時不可輕舉者勞民動衆變易法制等事是也今臣所陳乃是變通謬例行之不過一號令之間唯備局變通一事頗涉重大而不如是則萬無匡濟之望且施爲之間亦甚便易必無煩弊之患唯在　聖上斷以行之耳伏願　聖明特加留念或以臣言　下廟堂令政府六曹三司長官合議而處之不勝幸甚取進止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疏劄

丁丑封事第三

伏以 大駕還都之後即 命備局裁節用度減省徭役雖以兩南完全之道凡百貢賦有減無加無非所以為保安邦本之圖者而側聽外方物情猶稱役苦怨咨不止此殆朝廷舉措未能有以大服人心而任承宣字牧之責者亦不能深體朝廷之意使民情有所未達於上 聖澤有所未究於下故也臣誠憂歎夜不能寐今者民志不固訛言

日興凡所以收拾鎮定之策誠宜孜孜講究務在及時豈容一日緩也貢物不均之弊 聖上所洞燭前年因度支之請已下改定之 命而未及奉行遽遭變故孑遺殘民勢益難保除弊之政於是尤急而春初械省事目磨鍊時因該曹貢案見失不得一時爲之釐飭該曹行文外方收取各道貢案各道貢案亦多散失艱難掇拾略已謄冊而多出於吏胥輩私自抄錄其物目多少未必無訛謬之嘆而未有元案可以考證若不參酌折衷別爲成案則耗財病民其弊更甚於前日貢案詳定之

不可已者如此而詳定之際節目煩瑣非旬月可了則到今開局亦云後時乞依項日備局啓辭趂即舉行必及初冬頒布外方庶免窘速之患且今者祭享既已裁減其他用度亦不如前日之浩多則所定貢案宜量入為出以為數年行用之計為先頒布以紓目前民力但此乃一時權宜救民之政元非永遠遵用之規元定貢案亦不可不一時磨鍊並為頒布令外方小民洞知朝廷本意然後他日國家可免失信之謗矣遺軍徵布之議初出於御史狀啓其時備局諸宰亦多言其不可者

而未及商量率爾回啓遂爲一時　成命旣已行
會各道矣旋因外議紛紜始請中寢事涉容易反
同兒戱宜　聖聽之疑訝而有所持難於此也然
臣近日連接外人備聞遠方事情曰此一事民心
大搖至有不肯耕種先思逃避者在在皆然愁怨
盈路當此大亂之餘民怨如此誠非細慮大抵徵
布之罰本非軍律而綿布三十疋厥數不少以中
人之産亦難辦出況今之束伍軍貧寒者過半龜
背刮毛未足爲喩督之不已勢必流離侵徵之弊
將及族隣應徵者旣有難辦之憂在傍者又與失

律之刺謗言之喧騰亦無足恠若不變通恐無
以慰荅人心臣竊念今日之事實由將不知兵
兵不素敎此皆在上者之過不可徒歸罪於軍
卒況千把摠以上旣有因禁啓聞之 命旗隊
以上亦有定朔立撥之罰則軍令不可謂不行
矣其餘卒伍之賤雖蕩滌勿問未爲不可而前
日備局啓辭乃以調用築役爲請則亦非全釋
之比 聖上之終閟兪 命恐未及深思也繳
布之令行會已久而聞外方未及擧行姑待秋
成云及今改 命少無難處之患如使此事行

之而有益於軍政罷之而有損於　國體則臣
何敢苦口懇請至此哉伏乞　聖明更加恩量
特允前日備局之請如以臣言爲妄則遂召備
局諸臣　面問當否則可知羣情之所在矣大
抵天下之事固有務在堅定不可輕撓者如制
度法令期以永遠始雖不便於民心終必有益
於國家故也今此潰軍之罰元非正律不過一
時苟且之政特爲變通以順羣情何不可之有
哉親民之任莫切於守令守令之賢否而民之休
戚係焉其在平時不可不愼擇況此時乎近日該

曹注擬多出邑從守堞之類未曾歷試人多致駭
然在國家酬賞之典固不可已而人之才智亦不
以名之顯晦而有所增減則一番試可儘無所妨
但須以曾前善治者參半除授勿令有偏方合於
朝家政體且國家三百州縣何可盡得龔黃召杜
而用之但令朝廷取舍明白善治者雖疎必用不
治者雖親勿用則人人自勉不治者皆可變而為
善治矣宜令該曹廣加詢訪其有以善治為名者
別為記錄次第收用以為勵世之資則其所助不
細矣且兵火波蕩之際外方守令得免人言者甚

少蓋其才局未優或不能倉卒善處親屬相投或未免方便接應原其情勢亦有可恕今不必一一追究第念人情偷惰則易而撿束則難一向任他遂至成俗此亦不可不慮宜先下 諭諸道監司申飭各官俾自知戒徐待秋成發遣暗行御史糾察不法其有乾沒官穀貽弊小民者斷以王法少不饒貸其甚者則雖加烹阿之典聳動人聽亦未爲過但御史得人亦難不必遍送八道而當道之中亦不必盡爲巡歷只得若干守令政治實跡褒其善治而罪其不法所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刑

一人而千萬人懼者亶在斯矣凡臣所陳數件事雖似淺近實係當今切務伏願 裁自聖衷斷行勿疑則足為今日救民之一助取進止

論右相張維不可守志劄

伏以國家上觀天文設置三公其意不偶然也其在乎時必求備員況於危急存亡之日乎近因首揆被論右揆辭職鼎席之缺已至二朔臣以駑劣下品獨往備局凡所規畫動多失宜僨事之患勢所必至區區憂悶何可勝言臣聞事有輕重道有經權非可以一槩論也竊見往史當國大臣起復

視事者比比有之如房玄齡張九齡當貞觀開元
太平之日被君上敦勉皆不得守制而後世稱爲
賢相獨宋之富弼力辭起復而亦因韓琦之一言
若使當日時勢有如今日之艱危則韓琦之言必
不發而富弼之辭亦不至再矣　宣廟甲午年間
賊退已三年南邊雖有餘寇旣得天兵之助恢復
之勢十八九成實非今日朝夕將亡之比而故相
李德馨起復爲兵曹判書累辭之後終不敢辭及
至昏朝朴承宗亦起復拜相而苦辭不出帶職在
家以過三年至於今日承宗不得孝子之名而德

馨獨爲中興賢相今日僚相之自處當何所取捨
爲可哉且國家之所以維持者以有君臣之分義
也分義一失國隨以亡李德馨之不敢守志朴承
宗之安於慢上此兩代興亡之所由判亦今日君
臣之所當思也臣前見張維辭本每以國無金革
爲諉此甚不思之言春宮此質萬姓瘡痍難言之
禍迫在目前其爲金革孰甚於此君親恩義有時
相奪家國存亡歸於一致如使國亡家破忠孝兩
失則僚相恐無以自解於後世也臣竊見前後
聖批懇惻備至僚相亦必惕然於斯而臣言如是

者中情切迫自不能已故也且見朝報領議政金
燧已蒙削奪之 命無論停啓與否台位則已空
矣卜相之擧一日爲急尋常規例恐不暇顧亦願
聖明之留念焉凡此所陳當出 上命非臣所敢
輕請而事關安危憂念無窮不得不仰陳所懷取
進止

待罪劄 戊寅

伏以臣素患左邊偏虛之症近來益甚如或暫出
外廳風寒來逼則左臂痳痛之氣起於指端循肘
而上一脈入於左邊一脈入於兩乳之間一脈緣

左項而上直衝左邊眉目之端肌肉播動若將中
風之狀必須恒處寮室使之常有汗氣然後其症
稍減醫言多施鍼灸久久調理方可見效云而適
當首相在告之日備局文書無所推諉雖在私室
酬應頗煩只得間間施鍼略爲救急而已再昨
引見後仍在賓廳與本司堂上暫爲會坐臂症猝
劇幾欲昏仆僅僅還家終夜苦痛昨日邀致醫官
施鍼五六處纔畢聞有 下醫官之敎顚倒詣
闕強飮酒盃以禦外邪雖得幸免猝中之患而鍼
後飮酒大爲醫家禁忌一日一夜之間可畏之症

種種而發私情悶迫不可勝言臣病勢雖重而心神未至昏瞀証候亦緊歇無常不至於全未運身當與國事多艱　王候未寧之日固不敢言病而即今症勢如上所陳若使不存畏慎冒犯霧露則勢必猝然顛仆顛仆之後則風症已成更不可救故方閉戶求許以冀必遂　君父服藥之後亦不得隨參問　安之列負罪如山無地自容臣不任惶恐席藁待罪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垂死病臣情勢悶迫冒呈辭單實涉非時事

不獲已心竊未安伏見再昨 諭領相之敎愧驚
魂散措躬無地竊恐 天日之明有未盡燭於下
情若不備陳實狀以擇 聖心而徒以一紙辭單
爲引退之計則是於君臣父子之間猶有未盡底
道理生而負國死且目不瞑於地下以此思之臣
言烏可已也臣性本迂拙了無寸長過蒙 知遇
位至台鉉私竊以爲人主身居九重日應萬機聰
明或有所不及智慮或有所未逮理勢則然明主
所不免而大臣居近君之地日與外人相接苟能
博採於衆入告于內可者行之不可者置之則庶

幾臺策畢舉下情無隱其有補於治道必不少而
臣又自揣才分無一毫可以稱塞 聖恩者獨與
一事猶可以自勉故事無細大必問於人上自大
夫士下至庶賤有以國事爲言者未嘗不傾心採
聽前後 揭前所陳出於人者什常七八然豈可
以都無今別哉心知其難行而不以告者固多矣
心有所疑而未能定其取捨則陳於 揭前以決
之者有之矣初以爲可行聞 聖教而覺悟者有
之矣至於迷惑之甚難承 聖教終不能覺悟者
則是乃臣博訪精思有以自信其心然處不敢遽

捨已見腹非而面從以欺 君父人或有以數斯
辱爲戒者而上時 明主可爲忠言且自惟愚劣
捨此則無以事 殿下故行之而不疑也頃臣奉
使回還時中路得聞朝家有數款處置私心竊有
疑焉及入都中衆口喧傳皆以爲大段失着問諸
備局諸宰及近侍諸臣所言皆同如出一口或有
謂臣 上心堅定且係 成命言之無益不如勿
言臣以爲知其不可言而遂已者不在其位者之
事也謂其已行而不必追改者閒漫施措之謂也
身處大臣之列見有關國家利害人心向背者而

誘以事在已往非我所知而不盡其所懷則是辜
負 殿下也扶病請對妄有云云誠意淺薄屢勤
嚴旨退歸私室慚懼欲死夫事理多端得失難審
上下所見寧免異同雍容討論以求歸諸至當奚
足吁咈正如是爾若聲色以厲之雷霆以震之使
在下者不敢盡其所欲言則乾道過亢下情不通
恐非國家之福也人謂王者優禮大臣宜異庶僚
如臣無狀何敢以大臣自處哉嗚呼今日何如時
也變異稠疊訛言沸騰民生陷於塗炭國勢危於
累卵西疇春及旱徵又甚以人替牛功力自倍十

人廢耕則十家飢百人廢耕則百家飢今之廢耕
不止十百一夫失所足傷治化萬家流離何以為
國而舟師之添未見大益砲樓之設必有後患與
其動而有悔曷若靜以待之臣方求退而猶不能
無庶幾改諸之望情亦戚矣即此二事如得准請
臣雖萬殞無復遺憾回天力微獨將奈何臣遭逢
聖主十有六年賦命險巇動多悔咎不見非於下
則必獲罪於 上今年厄運比前尤重死期將至
遺物作戲沉痼之疾與日俱深醫者皆言春末正
旺風人切忌深室靜處方免卒中臣曾在丙子之

春回看山勞役重患内傷幾至死域賴　聖明下燭適臣慶支之任得以專意調理經涉夏秋始得少蘇今日所患亦是前證而又有甚焉調治之難此可知矣臣之初計欲於復　命之後即爲告休而不幸爲領相所先備局文書無可推諉偃然在家敢論國事已知負罪之至重而再次詣　闕病勢轉劇眞元已耗但有浮熱左臂麻痛晝夜不止喘息如縷坐待遠然臣竊自悼也臣竊見往史大臣有不合其任者不待辭章先加策免矧今多事之時豈宜拘於虛文延引時日以致國事之曠廢

手伏乞 天地父母憐臣情勢早 下罷斥之命
以便公私取進止

論斥和諸臣赦宥劄

臣等伏以斥和諸臣皆有誤事之罪薄示譴罰以
懲其浮薄之習其在國體固不可已然而物情猶
有所未允者原其本心容有可恕處故也夫知時
識勢達變通權乃廟堂大臣之事非可以責望於
年少者且其時論議舉朝同然則尤非若干臺官
所可獨當之罪也雷霆無竟日之威聖人廣遷善
之路今因審理之舉並施解宥之澤以示王者廣

大之德無乃可乎前日會議時座上亦有此言而
顧惟此人等旣有負犯有不敢並舉爲請茲有一
劉別陳下情仍念獄狀微曖王府嚴重雖有情涉
疑似事合查問者非有別　教不得輒爲分疏以
避營救之嫌者乃是禁府舊規則時在繫獄之中
亦必無戴盆之冤倘令該府更加查審俾受罪者
得以無辭則其於恤囚弭災之道必有萬一之補
臣等此言非敢有所指屬而發但欲　聖上益盡
欽恤之政以答天譴者耳伏惟　殿下垂察焉取
進止

辭內局提調劄

伏以臣自得病以來今已八箇朔而四五月之交
天氣清和證候亦似少減間間行公不至大苦乃
自前月望後暑熱漸熾前證又稍稍發動親祭
之時不自量力求差祭官初傷於習儀再傷於省
牲冒昧兎罪臨事換差自此以後臂麻腹脹呼吸
短促氣力憊薾不自收拾藥房問安旣不得參
備局會坐累日停廢古人所謂政事府豈養病坊
者不幸而近之矣雖然時事如此未蒙罪斥則固
不敢求退未至顚仆則亦不敢言病今日區區情

願只望減去兼任稍省出入酬酢之節而已內局
提調雖無尋常赴衙之事而 御藥重地實非如
臣癃病者所可堪任頃當 玉候違豫舉國憂惶
臣以都提調只得間參議藥之時不得連趁問
安之列人臣分義豈當如是到今追思不寒而栗
旣已負罪於前何敢冒居於後況臣之病勢如上
所陳譬之力弱負重之人添得錙銖便至顚頓減
却錙銖差似輕歇以告於人人必不信唯當之而
後知伏乞 聖慈察臣情事先遞臣內局之任令
臣得延數月之命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左相劄

伏以臣自今月望後前患偏虛之症忽然自左移右臂殷抽掣無時暫定心神昏瞀殆不省事若將卒然顚仆加以左足生瘡初謂偶然數日之內痛勢斗劇咫尺之地不能運步醫言此乃癰疽之屬不膿不止云經年沉痼之餘添此兩般危症無非運命所致恐無支活之望國事益艱 至尊旰食而臣以賤疾之故伏枕呻痛備局會坐久未得參差復之期又未易卜區區憂悶不可勝喩此誠何時而乃敢養病私室延過時日坐視 君父之憂

勞乎言念至此惶恐欲死伏乞 聖明察臣實情
早賜遞免改卜賢德以濟國事不勝幸甚取進
止

待罪劄己卯

伏以旱災至此舉國憂遑臣恭承 上命禱于
社壇識意淺薄未獲靈應 聖心憂勞屢下罪己
之教又有 親祭之命益切惶愧靡所措躬臣自
忝冒以來首尾三載雖謂之專且久亦可矣而施
設未扶民怨益甚連年旱荒餓殍盈路究厥所由
又誰歸咎徵諸傳記獨陽爲旱有君無臣所以致

此古者以灾異策免三公蓋以責任旣重不能則斯有罪咎政刑有常理難苟免席藁私室無地自容伏乞 聖上亟命罷斥臣職以荅天譴取進止

論新定制令劄

伏以臣還朝後竊聞朝家有新定制令在外人員不得擬三司之望除職者不爲 下諭受由下鄕者不得帶職往來云此固出於一時矯弊之意而臣愚則以爲不必如是也近日朝士中往往有不樂仕進者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莫如任之其中亦有或因事故或因罷散或避兵流落家貧不能自

還或家在遠方勢難上京待調如此之類實爲不少今若不問其情並棄不用則恐違國家待士大之道臣以爲其不願仕者固不可強至於初無不仕之心而事勢所拘如上所陳者則宜加收錄以廣用才之路此在該曹斟酌取舍何可定爲一切之法令該曹有所拘碍而每有乏人之歎乎竊見廟堂回啓其意亦如此而其後該曹啟目似若未免有拘者竊恐該曹未悉廟堂本意而然也三司之官在外蒙差者 下諭馹召所以寵異之也上年既除乘馹之規今年又除 下諭之命則是以

庶官待三司也國家設置三司多官有輔導之責焉有諫諍之責焉其事可謂重矣今乃專廢舊規下同庶官彼為三司者孰肯為　殿下盡其諫諍輔導之責乎臣以為東南驛路凋弊固甚亦不至比如兩西之難支　下諭固不可已柔馴亦可漸次復舊也百官受由自有　祖宗朝規例而近年風習不美托故下鄉者居多其情固為可惡然此則該曹自可查處至於實有事故不得不暫為往來者並為遞職則恐非　祖宗朝體羣臣之義意且庶官中顧惜爵名遂廢覲親掃墳等事者或有

之則亦非所以厚倫敦俗之道也此三者之弊雖若不切於目前利害而其有傷於王政則多矣伏願
殿下下詢廟堂更爲議處幸甚取進止

論樂工徵布劄

伏以曾在還都初廟堂定爲事目 祭享不用樂樂工樂生只春秋各一朔立番習樂而已近聞因京樂工上言外方樂工樂生成才者依例上番未成才者及奉足幷減半收布云臣以爲此乃在京樂工之利而非朝廷恤民除弊之意也夫自前外方樂工本無成才者而京樂工輩必責其上番以

充其侵徵之欲於是外方樂工不堪其苦而隣族之弊起矣今雖以成才未成才分作二歧而其勢必歸於盡令上番而後已且其所謂減半之布數亦不少又將責其外細尺長以售刀蹬之計則減半之令終歸有名無實不出一年而民弊復如前矣夫

祭享不得用樂者為民弊也既不用樂而民弊依舊則不若還為用樂之為愈也然當初二朔習樂之規則過於疎略誠亦難行不可不稍加變通臣之愚意在京樂工皆令依例習樂而其在外者及其奉足從略收布以給在京樂工使之月

有所食專意肄習他日國事平定臨當用樂則前期數年招集外方樂工預為教習兩用之似未為晩乞下該曹就加酌量更立事目務圖兩便幸甚取進止

請別勅金吾護行尹昉劄

伏以臣等俱以無似職忝台鉉凢干 朝政無問細大苟有所懷理宜畢陳雖其見識淺陋言未必當其意則乃事君無隱之道也自江都陷敗之後言者多咎尹昉臣等竊以為太過夫江都之失守豈尹昉之罪哉及其事無奈何引決自裁以全名

義固為人臣徇國之大節而隱忍周旋以圖紓禍亦是大臣處變之權宜向使尹昉輕於自處則當日之禍殆有不可勝言者矣況其不拜一節足以明其本心論者至加以不近之謗則是豈平心推恕之道哉至於 廟社主不謹陪奉之言屢奏於章牘而事涉風聞虛實難審臣常掩耳於此終不欲究竟其事者抑有說焉在昔周桓王與鄭人戰於繻葛王卒大敗鄭人射王中肩春秋只書伐鄭而不書敗先儒以為存天下之防夫聖人豈不欲備書其事以討鄭伯之罪哉徒有義重尊王事有

當諱此乃聖人之權衡也頃年 廟社之辱殆非
臣子所忍聞聲其罪則有難容貸察其情則容有
可恕明言顯誦無救於既往而適足以損 廟社
之體傷 至尊之心若論以孔子修春秋之意則
毅若有別據道理於其間而臺論再發以目爲證
處此之道與前又別若或以累經罪罰而懲於
允從則外方之人不知朝廷本意將謂朝廷過恕
老臣而慢視 廟社之辱貽累 聖朝實爲非細
再施刑章庸謝國言事理固然誰不謂宜然於臣
等區區猶不能無憾然於斯者 先朝舊臣素負

令望德量有餘才猷不足年旣老耄橫遭迍境任
重事急未即決死種種狼狽勢固難免原其本心
誠亦可傷今聞身病極重委頓床席奄奄殘喘朝
夕且盡若使扶舁道路顚𨄔肢體未及數舍必致
殞絶竊恐 聖上貸死之恩未免歸於虛地豈不
重可念哉常時 太廟事例提調摠領大綱 廟
司親近執事故凡有闕失先罪 廟司次及提調
况於萬死蒼黃之中八十老臣行步須人有何氣
力可以點檢一行且於 廟社主渡江之後尹昉
與經歷張遇漢先期打發不得一時陪行其間設

有不謹之狀恐非尹昉所知如或知之則當其告
至春宮也豈不能先有處置乎以諫臣避辭觀之
可知尹昉之實無情也論其罪則旣該無情視其
病則方在危境裁量恩義參酌情法別勅金吾分
外將護不拘程限容其將息法行於前恩施於後
得令元老大臣不至僵死路傍者亦或 聖上無
忘蒼黃之一道也江都聞變之日滿城士大夫奔
迸圖生獨 廟司二臣抵死不避徒步從行終始
效勞雖其事出忙遽未免自陷於重罪而其情則
亦可憐也今有閭家失火延及祠廟其子若孫遑

忙脫走以避烈焰乃有一人獨留不去焦頭爛額
救出廟主而倉卒失敬致有損污之患爲有司者
獨以損污之罪厚誅救出之人則於法雖當於情
實寃亦豈不爲脫走者之所笑哉故臣等於𡠺臣
之罪姑息含糊苟且不敢隨衆吃斥者非有所私
護而然也　廟社事重公議可畏臣等固知此言
一發駭者必多而旣有區區之意見不敢不一爲
聖主陳之取進止

辭領相劄

伏以無狀小臣待罪台司謀猷規畫未有絲毫裨

效徒以犬馬之疾上瀆　天聰經冬涉春長臥私
室罪積丘山無地措躬　聖恩寬假譴責不加近
臣敦諭至於再降繼　命內醫俯賜診視感激
異數涕淚自零竊念臣庸劣淺短百不如人乘時
遭遇名與勳籍十數年間長處機要兄弟三人比
肩青紫滿盈之懼常切于中乃於擾攘之際蒞效
任事之勞因此爲賞遷叨台鼎循例陞遷遂據首
席怵迫之私於是實倍夫首揆之任位冠羣僚四
方所瞻百責攸萃苟非德望素著才識俱優上以
見重　君父下以允愜輿情者則不可一日居此

位求臣發跡之由不過如上所陳人器之不似自知甚明疵咎之可議衆口難掩臣雖欲強顏冒據以上相自處猶朝公議其誰見許臣雖欲出謀發慮以經濟自任中飯無存外何所施實恐小器易溢輕慮多舛一朝病國誤事上負 君父自取實咎每念至此寒粟遍體頃於拜命之初適有西路之行勢出忙遽未暇陳請非自以為是堪此任而晏然當之者也雖然此則但言臣之情耳至於今日呈告來遑他念只緣賤疾深重勢有萬不得已者焉臣本以癃疾之人且當向衰之年丙子看山

丁丑奉使皆得必死之病彌年調養僅延殘喘去夏所患亦爲危証未及完復遂有遠役自分顚仆於道路幸得生還於京國曾未數旬大病遂發盖由積傷非出偶感其沉綿危篤之狀前後章劄及内醫書啓略已陳達而在朝諸臣所共目見固不敢以輕爲重自圖安便之計也然於臣心自謂症雖内傷祟因外感冬寒稍殺或冀漸收藥效不料歲飜之後轉成沉痼久處密室欝熱增重腸胃痞結氷穀不化腠理虛軟風邪自入或遇日候稍暖開戶自試俄頃之間便覺膚體洒淅肩背如縛輒

復擁衾而臥汗出乃已積日累月輾轉添加真元
消鑠百疢交攻皆同虛損之極難望旬月之效以
此氣力其何以束帶出門赴衙察任既不得察任
則又何敢虛帶職名引日延時以益曠職之罪乎
臣情臣勢實為如此天日下臨何敢少誣近日以
來象緯之警殆無虛日危疑之狀如水益深 聖
心惕若於上羣情憂惧於下此誠何等交象而名
曰大臣引疾在家日以藥餌為事卽此罪狀已合
萬殞伏願 聖明特垂憐察亟許遆免早卜賢德
以幸國家容臣屛閒調病獲保餘喘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矣臣無任向闕祈懇之至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近來國家益多事臣雖在病伏之中而耿耿一念未敢暫忘凡有緊重之事或臣同僚來問或有別樣意見則相與往復酬酢不敢拘於呈告之常規如是者今十數日矣初謂前頭日候漸暖則或可以隨分出入而已届仲春賤疾依舊惡寒厭食之症了無加減閉戶龜縮不離枕席者自冬至春已經三朔而猶夫一日若非深痼難醫之病則必不若是支離也未得察任而久帶虛銜方在呈

告而議及國事逋慢之罪自知難免濫越之誚於
何可進軍國大政動關安危大臣與備局諸宰合
坐同席熟講便否猶恐有疎漏之歎況可以身在
私室使郎廳口語往復而得盡其所懷俾無闕略
乎今者西査纔發北事又殷 至尊旰食朝野憂
惶臣是何人冒帶相臣之名偃息在家徒以養病
爲事乎言念至此愓然驚懼不知置身之所伏乞
聖明俯軫危懇毋拘虛禮亟遞職名以幸公私臣
無任向闕懇迫之至取進止

請緩 陵變獄事以盡欽恤劄

伏以　陵上之變有不忍言　聖心震駭下教嚴
索而本道監司指摘可疑之人已爲狀啓則嚴鞫
得情固不可已然於臣心猶不無疑慮者　陵上
有變則無論虛實直宿者當受其責此固人之所
易知者而等閑笞罰自是守令尋常事何乃懷憾
至此而自陷於必不可免之罪乎奸譎之人先揣
朝廷之疑必不及於直宿者而故於是日作變亦
或不無此理而旣涉疑似恐不可以臆度斷定其
罪且聞郡守之名連入於匿名書中都下數處亦
有見之者云若然則疑有姦民與郡守大有結怨

而計必欲去之者若謂前後所爲皆出於此一人之手則恐未必然也莫重者人命難知者獄情寧失不經之訓蓋爲此發也近來凄風連吹旱徵可惧京外刑獄尤宜愼審臣愚區區以爲勿遽加刑姑爲囚繫徐加見聞朝得其情而處之方無未盡之歎臣未察鞫不能詳知曲折且如許大獄不待下問輕進幾獄之言固知其未妥而竊聞諸外議誠恐有一夫抱冤足傷 聖主恤囚之意玆冒陳至此僭妄之罪誠無所逃取進止

請鍾城府使李蔡移授內地劄

伏以臣等伏見昨政目李蘗有特拜鍾城之
命臣等心竊驚訝未曉其故得無以頃年論事之
失有此施罰之擧者耶若然則實爲未安頃年之
論議捨是非蓋出於各陳意見　聖度包容察其
無他嘗時三司之臣仍在清班李蘗亦嘗得蒙西
銓之拜則是　聖上固已恕其情矣而自後蘗屢
屢省愆亦有別紀乃於經年之後有此無名之罰
是何　大聖人肯以未免係着逾久而不釋耶雷
霆示怒未嘗逾時王者用罰由重漸輕今日之擧
頗異常度凡在聽聞誰敢自安噫噫雖微明王所

愛況事不翅於嚬笑者哉用人之道各有所宜蔡
本腐儒素昧韜鈐置諸極邊荒遠之地責以被甲
待變之任其於隨器用人之道又何如乎況蔡年
垂七十素有風病邊風朔雪決非所堪如使生往
而死歸則豈不有歉於 經幄之舊恩乎昔在
宣廟朝金孝元以罪特拜富寧盧守愼陳於 榻
前遂蒙移拜三陟之 恩談者義之臣等無狀雖
不敢自擬於 先朝名相而又何敢不以 聖祖
容受之量望於 殿下乎今日之言非敢爲李蔡
地只恐 聖主喜怒之或失其平而政令之間輕

重乖宜不免爲 聖朝之疵累故不避煩瀆冒陳至此伏惟 殿下 裁之取進止

第二

伏以臣等以李蘗事曾有箚陳而及承 批以施惠此民爲 教始知箚中云云殊失 聖旨心懷惶恐不敢再瀆以至于今意謂諫院之啓必蒙允許而今旣不如所望則是於用人之方聽言之道俱有所未盡處臣等雖欲終默不言亦不可得也夫李蘗之請白善治 明主知之已悉而其衰病不堪邊任之狀諫院之論亦非誣也 經幄老

臣未有大罪只坐善治遠投荒裔不死於中路則必死於任所惡在其勸廉吏也況年滿六十四歲不得爲守令者自有 祖宗令甲則今此除拜未知於政體何如也伏惟 聖上以仁厚爲治而其在名流尤加護惜雖或有罪略施譴罰旋即收錄盛德厚澤浹人肌髓艱虞之會所恃者只此而至於今日忽有癸亥以來十數年間所未有之事則下情之鬱歎庸有旣乎如或以字牧爲重而 成命難改則稍移南路暫近北塞保全儒臣蘇復疲民豈不爲兩得其宜乎臣等非敢有私於李蔡誠

惜　明主舉措一有失當將使廉吏知戀羣情皆
惧而言責之臣亦不得其職則貽累清朝所關非
細故不避煩瀆冒昧陳之伏願　殿下垂察焉取
進止

辭內局提調劄

伏以西使之任次當臣身行役之勞乃臣分內事
且第惟臣素有風病遇寒輒發丙丁戊三年大病
皆出於冒寒驅馳之餘今玆遠行又當冬節而計
其往還俱在深冬極寒之時前症之發誠恐難免
欲於未登程之前丐得旬日之暇閑門省事稍加

調理服藥施灸預防風寒庶不至於初頭顛仆而藥房重任方在身上渲疾乞觧分義未安是用趑趄累日而不敢言仍念當 君父調攝之日提調之任不可一日曠闕臣既將受 命西出其勢自不得不遞則先期自處調病登途免使 君父之命委棄中道者求諸公私實爲兩便伏乞 聖慈察臣情勢先遞內局之任容臣專意鍼灸以保微命不勝幸甚取進止

請修明文典以遵 祖宗法制劄

伏以爲國之道本末先後輕重緩急各有其序得

其宜則治不得其宜則徒勞而無益譬諸人之一身君者人之心志也三公者人之精神也六卿者人之臟腑也百官者人之氣脉也四方萬民者人之血肉也心志既定精神不衰臟腑得其平而後氣脉流行而四肢血肉自然充壯此理之常也今之國事可謂危且急矣尚賴　君德未失人心未離苟能　聖志先定於上二公六卿協力於下百官各得其職庶政不失其宜朝廷之上公道行而紀綱立則治化條暢達於四方而萬民咸得其所人心既固外患自不至頃臣登對之日以先治朝

廷爲請者盖有見乎此而緣臣病久神昏言語且
拙不能開導 上心指陳時宜以爲發動作用之
地退而耿耿久猶未釋今請得以畢之周建六官
而冢宰掌邦政是以天官而行大臣之職也漢置
丞相兼總庶政是以大臣而行六卿之事也設官
定制代各不同惟我 祖宗朝設置議政府總百
官平庶政又建六曹各有所職而應行事宜具在
大典科條詳密治道畢備 祖宗之所以治者行
此法也後世之所以不治者不能守此法也今欲
法 祖宗之治須體 祖宗之心欲體 祖宗之

心當修　祖宗之法傳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詩
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有味乎其言之也　祖宗
之法廢而不行久矣然其書尚存皆可考見臣之
愚意令六曹漢城府掌隷院堂上郎廳各取大典
尋常講誦而於所職之典尤加致意其中科條雖
存而廢而不舉者則建請施行雖不全廢而僅存
文具者則別加申明務令着實其或時移世變有
難膠守者則叅以前後續錄及癸亥以後受　教
承傳務合其當而處之　君臣上下各捐其私唯
咸衷於　祖宗之法是惧而其或大臣失其體六

卿失其職臺諫隨其大小輕重請罪無所饒貸大
臣彈攝百官而所敬常在於臺諫臺諫爭論是非
而所論常出於公心則百揆時叙人心自服而治
效可期矣夫治成於上而後民安於下民安於下
而後甲兵可足而外侮可禦此臣所謂本末輕重
先後緩急之序也然臣之所陳乃其大槩也若夫
隨事撿攝隨時講明以無背 祖宗之心而圖成
一代之治者頭緒甚多殆難以一言了盡而若論
其本則在 聖上心志定然後萬化從此而出誠
信孚然後羣下咸思自盡能以聲音笑貌感人心

而成治效者臣未之聞焉 筵中之講說丙夜之憂勞者未嘗不在於此而猶以是說進者實出於君臣交警之意也臣以無狀忝在重任自知其無以稱塞而頃於 筵中既已發端故忘其庸拙妄陳所懷惟 聖主裁之取進止

請拿問宮人劉

伏以臣等曾以宮人拿問事累日陳請 聖批以可疑以摘發付外為 教雖若未快於羣情而猶不能無曰此得情之望退俟 明命為日亦久至今寥寥未有處分臣等之悶鬱到此益甚何敢以

頃讀爲嬪而不爲之乖陳乎然臣等之爲此請者非謂一宮之人盡爲知情但　闕内行凶之迹若是狼藉則凡處　殿下之宮中者俱未免不謹内職之罪而寢居眠處耳目相接得其疑似之迹於依俙間覦之間者應不止於一二人而權力所在則恐致反坐證佐未明則難以輕發揆諸理勢固亦宜然今若并付有司一一按問其跡涉眞犯而直吐不諱者許以貸死疑不敢發而臨刑始告者加以厚賞則許多人中必有首實之人而凶跡可尋罪魁可得　王法曰此而可行　宮闈曰此而

可爾捨此不圖而遲疑度日醞釀禍胎其爲罔測之患奚但止於咀呪一事而已哉伏願 殿下試加惕念亟示乾斷以副臣民之望取進止

在龍灣辭職劄

伏以臣路上得接邸報伏見 下玉堂之啓辭旨嚴切殆非人臣所敢聞心膽隕越措躬無地臣欲席藁路次以竢鈇鉞之加則嚮 命出疆使事爲重有不得自由欲偃然越江自同於無罪之人則亦非分義之所敢安也今此 宮中咀呪之變乃擧國臣民之所共憤盈庭陳請竟月論執者正爲

此事而旣聞主家婢子有往來可疑之跡則盤問
事狀覈實處置獄體所關固不可已然於愚臣過
慮終有忌器之嫌求厥善後轉覺難處欲一面陳
進見無路又不敢以未形之事先露章牘惹生頰
說遲回前却悶默度日以其跡觀之誠似近於掩
罷亦似歩於避事乃其本心專出於愛 君斷無
他也 宣祖大王子女雖多公主大君最爲晩出
未及成長 仙馭賓天曩時之事言之於悒今獨
公主在耳雖緣左右之人習性不義自生疑阻致
有今日而以常情言之則出自幽閉之中復見天

日嫁歸名族身享富貴者是誰之 賜而敢生邪謀乎今若以暗昧難明之事輾轉連累使公主驚憂傷心不得盡其天年而死以傷 殿下親親之恩則爲今日首相者安得辭其責亦將何以見先王於地下故凡臣之疑難於此事者非爲公主之婢子所以不忍於公主也其不忍於公主者非爲公主所以不敢負 先王也亦所以不敢負聖恩也向使愚臣徒懷一切之念輕起大獄甘心於 宣祖之骨肉而曾不以爲難則是誠難信之臣其他日負 殿下亦猶是也 殿下亦安所用

之哉臣嘗讀漢書見江充息夫躬輩因緣疑似文
致骨肉之獄以圖自己榮利未嘗不發憤唾罵又
覽唐史李泌救解太子反覆切諫繼以涕泣卒全
父子之恩亦未嘗不三復感歎以爲人臣立朝事
君其或不幸而遇有變故當爲此不爲彼素定於
胷中蓋久加以前車未遠殷鑑可畏纔啜熱羹未
免吹虀是以不暇計其古今所遭同異之別而膠
守宿心迷不知變此誠臣之罪也古人有言堯舜
之上善無盡臣何敢以後世中主之事期望　聖
上乎倘蒙　殿下少霽雷霆平心以察之則必能

有以諒臣之苦心矣臣不才朦學叨受謬恩遭
時多故心竊願忠凡有所見未嘗以形跡為嫌議
禮之論近於逢迎破黨之說近於苟合謀國之言
近於權術共戚之誠近於貪戀被人非笑其來有
素獨賴 聖明察其微悃扶持存全得至今日緣
臣處事不敏本情未暴見疑 君父終乃至此慙
負天地寧欲遄死臣自八月以後長侍藥房曉夜
奔走中間喪失七歲小兒焦憂悲哀氣血頓虛行
役之 命適當此時上念 君父病患之彌留下
念臣身罪累之深重長路車中掩袂潸潸永夜燈

咔對影耿耿心力旣弱百慮交攻飲食積滯胸膈痞結又於中路再逢惡風丁戊兩年所患諸症種種發動肩臂疼痛上連頂背號呼呻楚人不忍見徃徃寒疾上衝泯然若不保頃刻之命勉強扶曳寸寸前進辭朝二十餘日始達龍灣一渡此江便是異域積雪滿眼獰飈砭骨露寢荒野旅食寒店一日之苦不啻三秋生還故國誠不可望籍蒙天德免死中路終必爲癈疾之人雖欲陳力就列以圖報效其勢決不可得矣目今時事艱危比前尤倍豈敢虛帶相臣之號揜引時日坐妨賢路以重

臣之罪戾寺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情勢將臣所帶本職先 賜遞免早卜賢德以幸國家取進止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疏劄

辭領相疏 庚辰

伏以臣受 命奉使冒寒驅馳不幸嬰疾滯留中路雖出事勢之不免實非分義之所安病中一念只切惶恐 聖恩如天特軫狗馬之病 御醫留救鍼醫繼至感激 異數不覺涕泗之交零也臣所患症候專是丁戊兩年餘症而危苦難堪之狀比前有倍因灣上水土不佳舁載臥轎稍向南路纔過數店痛勢益苦不得前進伏枕呻楚難以往

還聽望 雲霄私切憐悼臣既為半身廢疾之人
雖或縷命未盡更不堪為當世用矣伏乞 聖明
特察臣情勢將臣本職及兼帶提調并 賜遞免
以便公私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待罪疏

伏以臣奉使西土不幸嬰疾留滞絶域自分必死御
醫看病之 命特出異數從容上來之 教克荷
曲軫得以多方救療隨意調治離龍灣五十餘日
始獲生還 輦轂之下骨肉相聚心神粗安一縷
危喘庶望少延時日 天地父母再生之恩無階

仰答第切感泣臣自丙子以後五年之内身遭危
症者前後凡四次而未有如今番之重方其卒然
昏倒也神識全昧半身不遂不自意稍能知覺運
動猶至今日也然而年齒漸衰真元益耗病根旣
痼客邪滋盛風寒濕痰結積腸胃流溢經絡兩脚
痿蹷其左尤甚尋常起居動輒須人此則風入常
候固無足恠其最可愼者右邊搐搦之症無日不
發左邊痳痛之症無時暫歇乍觸外寒其痛輒劇
酷如杖撞刺如刃剝內入膏肓傍及腰膂外繞肩
背上衝頸脰遍身筋脈一時跳動心魂悸恐不能

自今如使周防少懈再致暈倒則不可復救矣以此心常慄慄畏風如箭必須恒處密室塗障窓壁有同療龜蟄虫然後方得少殺其難堪之痛初謂日候漸暖則或可稍減而展轉沉痼一向如此證伏江舍已過一旬瞻望 雙闕末由趨詣 上有慈覆之天下積逋慢之誅生未報 知遇之恩死將爲負罪之鬼循省怵惕靡所措躬伏地席藁恭俟斧鉞之加謹昧死以聞

待罪疏

伏以臣於朝者伏承 召命而賤疾危篤末由運

身終不得強起趨詣罪戾稠疊靡所措躬席藁私
室恭俟斧鉞之加臣無任惶恐待罪之至謹昧死
以聞

請審數三陵 陵寢劄 辛巳

伏以臣得病以來已涉三載而自去冬蒙 恩復
爵亦且六朔于玆出謝 恩命固不容一日緩而
當初恃於冬寒繼有鍼灸之事不敢為出頭計自
謂前頭日氣和暖灸功完畢則庶可扶曳出門一
望 宸居非但分義當然實是微臣區區之至願
而不料醫療未效灸熱先發致患痁疾且涉旬望

今則幸已離却而沉痼之中又經別症氣力憊敗精神消耗怳惚如夢中之人雖然若待元症平復然後始為出謝則又恐更無其日而一謝之後則雖死亦無餘恨故近日以來間間開戶自試氣力則戶庭之內亦不能任意行步及思呈身街路出入 殿陛之事則心先畏怯直欲顫振暈倒此雖心力虛弱之致而若有一分元氣之可恃則亦不至此也以此趑趄欲出還止者亦五六日子矣乃於今日至承 召命下臨而情勢如此又犯逋慢之罪席藁惶恐如坐針氈譴罰之加何以自免臣

竊見今年亢旱之灾又至此極伏想 聖上調攝
之中憂勞有倍思之及茲臣實無以為心也況聞
方有求言之 命為有所懷所當悉陳無隱以副
聖意而病廢已久心思茫然莫於時政得失曾不
得入耳而經心雖欲有言顧無可陳者矣第臣有
所耿耿於心者而言涉虛妄久未敢出欲待一番
登對仰陳愚見而推遷至今其在臣心益覺不安
曾在上年夏秋間得見朴之英所進夢書又聞諸
本道士夫所傳則或近於古人所謂別換道理者
恐不可先揣其情而遽爾揮却設令實為虛妄其

在　聖上為　祖先之道亦恐不當如是也臣按
記徐居正所撰筆苑雜記有云宋仁宗昇遐有人
自言有還魂之術及試不效則乃曰方與太宗皇
帝在玉京同賞牡丹無意下來朝廷知其虛誕而
不之罪至於我朝　英廟之喪亦有為此言者先
試他死人無效乃止而亦不之罪云當斯時也朝
廷請明儒術興行豈不知左道之不可信而竟未
聞有非之者豈不以臣子情理實有靡不用極之
處不可與新垣平公孫卿等事一例論之故耶三
陟　陵寢被人偷葬之説傳於閭閻盖久　祖宗

朝亦嘗屢求之而終不能的知其處此誠千古遺恨今之英所言雖似有傳會增衍之處而其主意專以 陵寢為言則其他剩語皆可置而勿論也幽明之理誠未易言夢兆相感間或有徵固不可以為實然亦不可謂之全無是事第依其言一番求覓幸而有驗則實 宗社無疆之休慶如其無驗亦何傷於觀過之仁議者或以難於處置為疑此則自有 靖陵處變之例非所當慮也臣非敢以之英之言為必可信但以事有至重理難輕拒豈有閒 祖宗精靈夢感於人言其偷葬之故而

朝廷曾不動念不加審覈反以罪隨之者乎今此
處置雖使明知其誣罔不得如此如其不然而或
有彷彿於萬一者則　陟降在天之靈豈不致訝
於今日之舉雖然事涉茫昧不可遽重其事只以
一紙號令分付該道處之斯亦可矣伏願　聖明
試以臣言　下詢大臣而進退焉臣無任惶恐之
至取進止

待罪仍陳所懷劄

伏以臣所患賤疾積年沉頓已成難醫之痼疾而
獨驚例之症自今春以後幸不復作謂有芟癸之

效乃於前月晦間暫出房外對人言語忽然暈倒
俄頃之間五次發搐自此以後精神益虛肌膚自
戰慄慄度日如防大敵 君父方在受鉞中而一
不得趨詣 闕庭仰問 玉候罪積于身無地自
容乃聞昨日慶尚監司鄭太和 引見時以臣偶
然言及之語至於上達仍有議處之命云尤不勝
瞿然之至然既已發端不得不略陳愚意也蓋臣
於近日南事竊不勝過慮之私非謂差倭恐喝之
言為可慮徒以國家形勢既異前日則敵情亦隨
而變理勢或然而前頭將有信使之行如或以過

尊之禮遽加迫賫則事非素講倉卒酬應難處之端未必不自此而始此臣之所以爲憂者也使彼誠有凌我之心則固無待使臣之往亦難以智力免然謀國之道不可諉以無策可救而束手而已則積我誠信深得其歡心冀或消禍於冥冥者乃臣之意也家康息兵之功兩國是賴自是彼中所常言而尊信佛法乃其國俗之同然因彼寺鍾之請差遣一二名僧道達本國誠意或齋持供佛之具爲家康薦福仍以慈悲之教諷諭關白此乃因勢而利導之術也古者鍾鼎必有銘今此鑄鍾時

誠令文士之通曉佛經者作為敘銘多用佛語褒
述家康功德以感動隣邦亦足為一助也何遣信
使之期只隔數年今不必又為別遣而彼既強請
固不得不從倘於僧人之往觀勢周旋或得遷延
時月此雖未易亦可探察情形先事而思其與卒
然撞着手脚無所措者或有間矣臣曾有此見而
未諳倭中事情亦未知其果為有益與否欲待洪
喜男之還更與商量而適因鄭太和來訪語次間
及之乃私相論議之言非有的見以為或可行也
國家大事使臣果有的見須當具劄陳達矣但以

為閒話之資而已臣身有恠疾既不得隨衆問安之列而屋下私語被人轉瀆宸聽其在私分尤切未安不勝惶恐席藁待罪取進止

辭薦望大提學劄

伏以朝日注書到臣家以大臣啓辭見示乃大提學薦望事也臣於頃年雖嘗忝冒本任而專不近似被人嗤點多矣至於今日昏聵之餘癃瘵沉纏委身床褥只待死日雖使薦望之事出於分所當為猶有所不敢況在規例之外者乎大臣啓辭所引宣廟朝舊例遠莫能詳然以臣揣之必是應

薦之人或在罪廢或在遐方而曾經中獨有李恒福一人無它可嫌處故也今則不然前任之臣近在畿庄撩辭本任實同見職　召令自代允合事宜藉曰重任久曠勢須變通曰今原任中曾經本任負詞壇重望者亦不乏其人若欲歸重文衡則自有當初首膺斯選者若欲歸重相臣則亦有近日新離台席者擇而命之無所不可　聖朝舉措自我作故何必強引久遠難詳之例使病廢垂死之臣妄干文衡重事以重悊一時疵議乎反覆思惟決難承當伏願　聖明察諒微悃容令大臣更

爲議處以重文衡之選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領相及內局提調劄 壬午

伏以臣猥將微懇屢上辭章當 君父違豫之日未得趨造議藥問 安之列跡涉逋慢死有餘罪席藁伏地無所措躬乃於昨日特遣近臣傳諭聖旨譴責不及禮遇有加感激隕越涕淚自零臣性本迂拙了無寸長叨際風雲廿載于玆身抱羸疾而當官不敢言病智昧通方而臨事唯思竭誠雖羣謗日喧於下而 聖眷彌隆於上驟躋崇班連與機衡因緣幸會遂冒台鉉兩露之私臣獨偏

蒙負乘之災理所難逭涯分既過咎犯交積一年
之內再抵王法　聖恩曲庇輒施輕典曾未幾時
旋蒙收叙養病私第仰食官廩頂戴　恩私日夜
感祝不意新除之　命遽及病廢之臣昭洗宿愆
責效桑榆此豈臣夢寐之所敢及者哉夫向日戀
主物性有然懷恩願忠人情所同況臣之於　殿
下名雖君臣情則父子恩義之重實倍於他人其
欲砥礪衰鈍圖酬　聖恩之萬一者豈非臣區區
之至願而不幸犬馬之疾日益深痼坐辜　恩命
已涉數旬差復之望漫沒無期限瞻望　天門第切

悲泣臣之病狀呈單已盡固不當複陳煩𧩙以溷
至尊之聽而旣不得致身於 闕庭又不敢訴懇
於 君父則天日雖明何能盡燭於下情乎臣稟
氣素弱年過二十即患内傷虛損之症着身床褥
長在死域者垂十年中遭亨運粗效筋力凡在親
知咸謂異事年齡漸暮運路多厄自乙亥至于己
卯五年之間連遘危症雖曰風寒勞倦之所傷實
由氣血虧耗之已極元氣逐年而漸消病邪與日
而滋熾輾轉沉綿遂成終身之痼疾時當盛夏恒
處深室暫開窓户肌肉自顫以此氣力何以當風

夜之勞心虛膽怯如有人捕乍聞履響惕然跳動
以此精神何以應機務之煩至於手脚搐搦之症
發作無常稍動心慮輒仆於地如使此症卒發於
白晝都市之中官府衆會之處則非但虧傷體貌
被人駭笑重爲朝廷羞辱實恐露地慌忙未及調
護冥然就絶遂不復甦區區微命固不足惜豈不
有傷於　殿下軫恤臣僚之至意乎自聞新　命
怵然驚惧旣感　聖上恩眷之靡替又念愚臣進
退之維谷憂思多端煩熱轉甚或至終夜不得交
睫此盖心力極弱易動難制而然百爾揣量未由

强出私自傷悼不知所裁自達 天顔屢易寒暑咫尺脩門如隔蓬海係戀 宸極寸心耿耿托病欺君誠所不敢使臣有一分氣力可以扶曳行公則何敢瀆擾於 靜攝之中以益臣罪乎伏乞天地父母曲加矜察將臣本職及內局提調之任即 賜遆免以全臣垂死之性命不勝至幸取進止

第二

伏以臣冒帶職名已垂二朔退伏私室日以呈告爲事懃負天地無所措躬乃蒙三遣近臣勤宣

聖旨繼命內醫來問賤疾臣罪日增於一倍　聖
恩日加於一節顧臣無狀何以堪此誠惶誠感不
容仰喻噫受　恩於聖朝者固非不多而孰有如
臣之深者乎陳病於　聖聽者亦非一二而孰有
如臣之甚者乎臣之前後所陳病狀槩舉其重者
而至於諸般怔症更迭為患者則有未能殫舉而
畢陳非但事涉猥屑實亦口難形言且就諸症中
最甚者繼而陳之上自百會下及眉間至于鼻根
其冷如鐵其虛如脫每當症發必以衣被遮掩頭
面方得忍過一時此則新古醫書所未曾見鍼藥

諸技莫能施方兩足頓瘦虛冷麻痿氣血不屬有如枯腊或有思慮動作則反覺足心烘熱如火最不可耐夜必貼着磁缸宛轉取冷方得就睡其又甚焉則達夜不得交睫幾欲狂叫盖由陰血内竭相火獨旺非復區區藥力所能調治至於匙飯勺飲一或過節則腹痞膈噎之症應時交作語默動靜稍違常度則心憊氣喘之症乘機輒發此與前劄所陳驚悸搐搦等症表裡相應首尾相因一身之微百症交攻每常慨然自悼曰人之有此軀殼猶過客之於逆旅耳何乃久爲留着受此多少困

惱寧欲超然脫化無所知覺其厭苦肉身乃至於此而猶且尋醫問藥冀延時月之命則其亦惑矣臣父臣母皆於五十後嬰風痰之疾方在窮途醫藥不得如意沉綿數年忽然溘中皆至不救至今思之肝膽欲裂臣今年齒症㨾恰與相類稟氣有自理不足悴瘁倒之期自知無幾而幸賴 天恩久處閑局家在僻村絶蹤尋之擾坐食厚祿免飢寒之憂世故不嬰於懷囂聲不入於耳寂寂閑閤有同禪僧雖有居肓之豎亦不至於大逞者無非造化之所私也今忽一朝謬膺重委勤勞其筋骨

焦煎其心慮動息節宣將不得自由則其不日而
死也必矣或有謂臣 聖恩至此雖死有不敢辭
臣又反覆思惟有不然者死而有益於國則微命
固不足惜知其無益而自就必死之地殆非人情
之所近也且 聖明所以眷念微臣至此者蓋以
九重之深有未深察閭巷之私謂臣久延喘息不
應至於朝夕危急故耳非欲使之益其病而促其
死者則何敢不明白吐露以暴實情憒然度日有
若氣力猶可承當此任者然哉竊見藥房 批答
聖候尚未快差又得邉臣狀啓國事頗有可憂議

藥籌遑此時爲重而尚帶虛銜一向病伏姑賢負
國罪死不赦言念及玆怵然汗背惻敢仰天大號
復由前愆凡臣所陳如有一毫過實欺負 聖君
則神明必殛之伏乞 天地父母憐而察之取進
止

論褒姜全 恩劄 丙戌

伏以臣於頃日濱廳啓辭時既已聯名全 恩之
請矣又於十二日 命招時伏承 聖教嚴旨切
責繼有成命臣竊念 聖上既遭無前之變令曰
之 命固出於不容已且以君父而施法於犯罪

之子婦有非臣子所敢強爭而雷霆之下誠未免
失己之恐反其前說仰副 天意退而悵然如有
所不安於心者累日而猶未釋夫求之於心而有
所不安者必其事理之有未盡也因此思之先王
之法凡有死罪必三覆然後決之所以重人命也
况在至親之間豈合如是急遽且前日伏見 聖
教以廢出賜死分作兩款事則今之所當先者其
不在於廢出一款乎竊聞 世宗朝亦有特命廢
嬪之舉云故事雖未可詳必不如是忽忽而歷代
事例卿大夫犯死罪必先加以竄黜之典以合於

輕重之序至於今日事則廢出為重而賜死反輕何也廢出時應有告　廟頒教等多少節目誠不可造次行之及其既廢之後則　祖宗臣民所共棄絕不過為得罪倫紀之一婦人留之何能為憂之亦何難易曰衆允悔亡今姜之罪國人皆曰可廢而臺諫所爭只在賜死一節則是今之衆志允於廢而不免於死也強而行之恐未免於有悔臣之愚意勉從臺諫之請先舉廢出之典絕其屬籍投之海島丐其斯須之命以示不忍之色加以再三之思以寓考覆之意見其必不可赦然後從而

斷之則春生之心自寓於秋殺之中人心皆服庶
無遺憾矣宋太祖有言朕未嘗因怒刑人先儒亦
曰人之易發難制者惟怒爲甚聖人之怒在物不
在己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今　天怒方甚若於此
時斷行不顧則雖所處未至失當恐未合於聖人
在物之怒伏願　殿下忘怒而觀理虛心而受人
俾無一毫未盡之歎是所望於　聖人者也臣於
頃日請對時伏承後日更來之教而所患狂易之
症近日益重未得趨詣目見國事多可憂不勝區
區之心敢此冒陳危懇伏願　聖明恕其僭妄而

留心採察爲取進止

待罪劄

伏以臣宿疾沉痼長在床褥數日間又重感暑風轉添火熱精神昏迷不省人事昨有　召命未得祗赴又不得與一二老病之臣同時自列尤切惶恐席藁私室恭竢斧鉞之誅取進止

論金忠立劄

伏以病廢之臣長伏床蓐前後　召命未克祗赴此則事勢固然而昨日心恙忽劇上章引咎亦已後時益切惶恐伏地待罪臣仍念朝家刑賞動關

四方觀瞻至於今日之事所係尤重不可不審也
三月之變聞有逆言最先告官及時發捕者其忠
甚盛不但優於李碩龍且金忠立被人迫告情固
可惡然告變之端實因忠立而發不可謂之全沒
干涉一番推治不錄其功斯可矣今之蒙罰無乃
太重亦聞外議頗有稱寃者恐有妨於勸後之道
臣非敢妄干國事只陳所懷而已取進止

辭免　御營提調劄

伏以臣聞人各有能有不能故王者任人各隨其
才苟或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強責以所不能之事

則頹蹶必矣臣之迂拙不稱軍旅之任非但臣自
知甚明亦 聖明所洞燭故從前歷職非不多矣
而未嘗一當如此之任也 間雖膺體副之 命而
仰成主將只帶虛銜亦未久遞免況可以衰耗之
餘冒當曾所未學之事乎臣竊見近來天災時變
饑饉癘疫人情騷然無一可恃綢繆之備不容少
忽於此之時乃以 禁兵之重付之疲癃孱疾之
臣人誰不易而侮之瞻聆所係斷非可堪至於臣
之難便形跡已具於辭單之中今不敢每每提起
以煩視聽而微衷之憂有難盡喩雖涉臣私實關

國體 聖明下臨臣之情事豈非可矜伏願 殿
下曲爲臣地諒臣所帶 御營提調卽 賜鐫改
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取進止

待罪劄

伏以臣經年宿疾入冬尤劇沉綿床席與死爲隣
竊聞 聖候違豫連日施灸而無由趨走問 安
之列瞻望 北極罪積丘山席藁私室恭竢斧鉞
之加取進止

論自募軍不可劄

伏以姦猾之輩連結讖韓三南寔繁有徒識者憂

之久矣而官家不早禁制致有此變若不登時勦捕恐非細憂然今日之事唯在操之有要處之得宜而已臣之愚意宿衛之任専委具仁垕討捕之任専委李時白不必過爲騷屑但揔戎號令不出畿内假以名號令得兼制三南隨賊所在相機進勦而精抄軍皆揔戎手下之兵移屬都監本非所宜今當出師全給前日操鍊之兵責其成功恐或爲當臣又聞方有自募之擧此事少無所益亦不無他端可爲過慮者乞令廟堂更議處之 御營軍驕悍難制非有威望恐難悍壓臣之殘病無能

其在平日亦難堪任況此時乎伏望即 賜鐫免攺畀他人臣久病失性動輒悔咎而國有事變亲伏 闕下既有區區所懷不敢不陳益切惶恐之至取進止

論大同便否劄

伏以曾在癸亥年間故相李元翼首發三道大同之議故臣李曙爲戶曹判書力贊以成之及甲子經變之後不能盡行其法量數收米以供貢物之價於是民間譁然謂之半大同李元翼不復堅執己見上劄罷之臣時忝本廳有司堂上其間民情

便否事勢難易尚能記在心目而今不敢一一陳
之大槩反正之初　聖政維新羣生拭目時則可
以有爲而此法終不得行殆今十年兵革之餘旱
蝗相仍民不聊生怨讟朋興逆變相繼國脉綿綿
僅如一線一夫怨咨足傷元氣乍行乍輟反損國
體非時之舉臣竊憂焉第聞該曹以兩西貢物出
處爲難有此不得已之計云此則有司之責而非
臣之所敢知也大凡作事先觀主意之所在癸亥
大同意在均役猶不免民言今日大同意在經費
初頭立意已自未盡其何以善其後無已則有一

焉兩西管餉本為策應西邊而西事今已稍緩姑
將兩西民力之所出權代兩西貢物之役言甚順
而力自贍其在事理顧不當耶臣仍念為國之道
不滯一隅兵民之政互為重輕時焉而已反正之
初庶事草創危疑頗甚伱戚重臣各帶軍官直宿
闕內以備非常丁卯之後募集外方武力之士謂
之 御營軍三冬立番以寓防秋之意勢固不得
不爾時異事變自當變而通之以省浮費至於
御營軍官元無直宿之事尤不當仍存且 御營
軍若不上番則不必預設將官徒費廩料七局出

身團束作隊無異哨軍殊非待武士之道其中不願入隊者勿復强束或物故者亦勿以他出身添補其他規外因武備損國財者令該曹量宜汰減一以安民裕國爲務安靜鎭定與時休息徐待時事平定國勢安固年運屢豐民有樂生之心然後方議變通之政以立永遠之規不亦善乎本國人心異於中土導以文敎則順而易從導以武力則反自狡獪今日邊事未可謂已定武備固不可忽亦宜稍稍裁損敎民以孝悌忠信之道驅民於務農力本之地以回 祖宗朝禮讓之風則民志自

定國勢自固此正今日　殿下之所當思也頃日
備局堂上因　上命來到臣家訪以大同便否而
臣父病之中痂症添發食飲全廢中氣虛損不能
發言可否心實未安狗馬賤疾已在危域朝夕且
死而耿耿之心猶不能自已敢此略陳愚見以備
裁擇迂拙之言與時相背臣固自知其不足恤也
取進止

論御營軍數年除番劄

伏以臣曾以大同事陳上一劄得見備局回啓有
未曉臣本意處亦有不滿臣意處而臣病方甚不

能一一陳達抑其中有甚不可者焉 御營軍并
定上番是也 御營軍雖各給一保計其生理僅
足以充其道路之費至於兩朔留京之資則必不
得辦責其力之所不辦安得無怨上之心兵曹上
番軍士各有三保猶且太半不足饑寒困苦丐乞
道路及其下番破家流離者居多猶不敢以為怨
者 祖宗朝法例如此故也至於此軍國家從前
待之甚厚異於他軍所恃以為他日緩急之用者
而一朝暴加摧抑今比於兵曹軍士國家厚待之
意安在哉夫恩替則懟心萌力困則離心生雖君

子猶不能免此況於軍情所國家辛勤教鍊以有
近萬精兵一朝而坐失其心欲望其緩急得力豈
不難哉臣自聞此擧心甚憂悶連夜不寐不得不
再煩 天聽臣之愚意姑依上年例限數年除其
冬番使之在家待變徐俟該曹累年撙節稍有餘
儲然後方議別據優恤之策恐合事宜乞令廟堂
更爲議處取進止

待罪劄

伏以臣經年痼疾已無生全之望惟以未死之前
一瞻父母墳塋爲至願而幸蒙 恩暇至給莫未

以修泉壤區區榮感何可勝喻初謂身病雖重一
息未絶而先墓距京僅三十里車載人扶冀或可
以往還而纔到瀧下氣力澌盡累日調理始得回
程而風寒外襲勞熱內添症勢之重比前有加歸
伏私室末由運身瞻望 北闕罪積逋慢不任惶
恐之至伏俟斧鉞之誅取進止

蓮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三

[illegible]

廿

Asami 39.69

v. 6 of 8

遲川先生集

六

front

spine to right

OCLC

699832431

Chichon Sonsaeng chip : kwon 1-19
6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hichonsonsaengc068800
chichonsonsaengc068800
Tuesday, April 12, 2011 09:56:10